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慢慢来 比较快

网络性子急，带动一切急，时光更加飞快。就连天气预报，也前所未有地急切，三天两头预警，又是大风预警，又是寒潮预警；寒潮预警还分蓝色、黄、橙和红色预警。叫人心慌意乱，赶紧去买充绒量更高的羽绒服。随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冷，路边连冰碴都没有。真是活久见——这是又急又快又戳心的网络语言，当感叹词用在这里，倒也不错。

以前的冬季，又宽又长又缓缓。在一夜秋风凋碧树之后到耕牛遍地走之间，我们单知道西伯利亚寒流就要来了。下雪了。结冰了。我们都跃跃欲试，要在大大小小池塘的冰面上行走，小脸冻得紫红，鼻孔突突冒白气，不幸的是棉靴又湿透，回家得咬牙顶住大人的责骂，却冰面更想去偷偷摸摸地玩，屋檐下长长的冰凌，也要被我们打下来吃吃。老人总是在晒太阳。家里总是在备年货。腊肉腊鱼总是上午挂出去黄昏收进屋。裁缝总是如期而至，来家里，一住几天，帮我们翻新和缝制过年的新衣。弹棉花的匠人，也总是如期而至，家家户床上垫的垫絮棉絮，也就眼看着蓬松如新。卖酒曲子的，也总是如期而至，只因过年大家都需要曲子做米酒。远方的表哥表妹们，也总是如期而至，只因冬季是走亲戚的时节。以前的冬季，仿佛一切活动都有预约，不急不慌，该来的，都会来。而冬季热闹的人际活动，愈发衬托出天地的疏阔迂缓：草从是稀疏的，树林是疏朗的，晨星是疏落的。就这样，慢慢地，眨眼间却到了除夕夜，守岁到转钟那一刻，外面鞭炮齐鸣地响起来。这里如果要叹一句“活久见”，那意思应该就是：一个人活得更长一点更慢一点，能够见到的有趣事物就会更多

## 冬天的仪式感

入冬后的日子似乎过得飞快，然而我对冬日的景观却有科目不暇接的感觉。上周末文友王本道岁月在我们生活中刻下了一道道印痕。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对这些带有仪式感的元素倾注了大量绘声绘色的文学书写，一年四季，春秋代序，国人尊崇的仪式多得难以胜数，仅就“冬”而言，就难叙其详。按许慎《说文解字》：“冬”为“古文终字”，意思是“四时尽也”，也就是说，冬为年之终。从农业生产来说，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冬是收藏的季节。尽管“冬日烈烈，飘风发发”，但是“未有深冬未有春”，冬天的来临标志着春天不远了。因此人们对冬的景仰也蕴含着对春的期盼。按铁铸般傲然挺立着；那一枚枚造型玲珑精美的莲蓬，有的还由干枯的荷秆支撑着，有的虽冻进了冰层，但在光洁可鉴的冰层上显现着苍褐色成熟的凄美。这冷峻、静雅的景致，不啻是自然界迎接严冬的一种仪式！而众多的文人雅士则各有自己冬季休闲娱乐的方式。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属人生的低谷阶段，但是他坦然豁达，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赋诗邀好友小酌：“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有热酒，有火炉，有朋友，并能边饮边赏雪，如此过冬的仪式感，真该让人心驰神醉。类似的越冬仪式不胜枚举，如宋代诗人杜耒在《寒夜》诗中写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细

一点更细一点。人生确乎不宜太急。意趣确乎急不来的。

大约是90年代初期吧，我曾居住一个偏远的生活小区。有一天傍晚，我带孩子在楼下花园玩耍，看见一辆人力三轮车蹬进了小区。忽然，我发现，车上坐着的，竟然是北京作家王朔和刘震云，他俩正得意洋洋朝我笑，将我完全彻底地惊呆了。不错，我们文联正在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参加一个文学笔会。可是怎么眨眼之间，这两位哥们就从北京来到了武汉并且来到了我家？作家就是有超人的想象力！原来，这哥俩在武昌南湖机场下飞机以后，异想天开，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从机场穿过武昌，再穿过长江大桥，再穿过汉口城区，再穿过空军王家墩机场，来到了汉口最西边的我家。一辆人力三轮，要蹬好几个小时，且三轮车夫仅凭一个人的力气，是蹬不过来的，这两位作家就与三轮车夫互换着蹬车，一段一段地，走走歇歇，嘻嘻哈哈，就这样，慢慢来，竟比较快，他俩成为率先抵达武汉的作家，且还有时间先来看望朋友。这份意外的惊喜，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过去，想忘都忘不了。这是怎样的意外与壮举呢？真是不要太有趣了！

似乎，往往，慢慢来，倒是你人生那个比较快的结果，也常常是那个比较牢靠的结果。而慢慢来，还不止是比较快，还不止是一种时间节奏，还不止是一种怡人的从容，更是一种往深刻里浸透的深邃。这种浸透，能够触及到你的灵魂，能够在你的灵魂里铭刻你的生物记忆，纵然外界总是刮着急急的流行风，也卷不走那个泰然自若的你，这叫活着。

数悠长的岁月中，国人在寒冷的冬季中那些越冬的仪式，似乎要较春、夏、秋三季多了一些，盖因冬季属“一季连双岁”，正值承上启下的岁尾年初之际。一个大“年”，仪式就“胜却人间无数”，还有“年”前那个“冬至大如年”，都属辞旧迎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十分喜爱杜甫的那句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节一到，日晷渐长，阳气始生，时日催人。因此无论是公历的元旦也好，农历的春节也罢，总之，在这个寒冬冬季的尽头，一轮新年初始的太阳将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人们当然会有更浓重的仪式感，剪绿裁红，欢歌笑语，去把“新桃”换“旧符”了。

## 亭子间忆旧

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之中，都有亭子间，位置是在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正房的后面、楼梯的中间，朝向北，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佣仆居住。亭子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冬冷夏热，天气炎热时，热得像蒸笼，而到了冬天，就像冰窟窿。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不少作家由于生活拮据，只能租住亭子间。著名作家鲁迅、巴金、沈从文、萧军、萧红、关露等都曾有过租住亭子间写作的经历，于是就有了“亭子间作家”“亭子间文学”之称。我们一家六口曾蜗居愚公邨亭子间长达50年之久，父亲从事翻译工作近60年，半数以上的译作都是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完成的。父亲大热天穿着汗背心短裤，头上冒着热汗，数九寒天或泡杯热茶或拿着热水袋伏案笔耕，且当时译稿的稿费又很低，全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靠母亲在电话局工作的工资。记忆最深的，就是数九寒天全家出动爬屋顶晒被子。父亲站在屋顶上，负责晾晒和收被子，而我们孩子则像流水线，或站在木扶梯上，或站在楼梯下传递被子。每每这个晚上，也是最温暖的时光，钻在暖暖的被窝里，闻着被太阳晒过的被子特有的香味，很快就能进入梦乡。好在2001年，关爱老知识分子的政策阳光终于照进了我们蜗居的亭子间，老爸老妈搬进了位于安顺路的爱建小区，告别寒冷，享受阳光不再是奢望。

几年前，我曾写过小文《通讯录上你还有几个好友》，有感于岁月更迭，很多老友先后故去。虽然现在手机功能很发达，可我还是有在纸质本上记朋友通讯录的习惯。我用手机的时间不太晚，但操作手机的能力却一般。记得我那个硬壳的诺基亚用了得有十几年，到了非淘汰不可时才换了苹果。我最敏感的是手机里储存的电话号码、照片和精彩文章的配音。当然，也包括和很多朋友的私聊。我曾问过修手机的师傅，我的这个老卡如果放在新手机里，文件会不会丢失？师傅说，肯定会丢失一部分。我又问，那些电话号码咋办？师傅说，一个一个重新录。我说，那和往本上记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当你真的往本上重新登记时，你会发现这其中会有一半的人几乎不再联系或者已经无法联系。但有的朋友即使人已经去了天堂，可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却永远不肯删去。譬如我的朋友汪国真、熊元义，以及苏州女作家吕锦华。这些年，自从有了微信功能，瞬间把人与人的关系提速N倍。开始，作家出版社的一朋友问我玩微信吗？我说，不懂，身边的熟人还忙活不过来呢！朋友说，你不妨试试，等你玩开了，你就知道个中奥妙了。于是，我就

声惊吓了。它将整个身子贴在墙上，并没有立即走开，而是探着头四处打量，又沉思一会儿，方才优雅地朝墙角滑。是走的斜上坡，但它显得一点也不吃劲，仿佛有好些脚抓着墙壁，几乎就是移动了它的身长距离，便钻进了墙角缝隙。我担心那个地方太狭窄，别把它夹坏了。哪知它熟练极了，从容地将整个身子缩了进去，只留下一截尾巴晃了晃，像是与我们招手拜拜。

父亲从地头回来，我说了构皮斑造访的事。父亲随口说道，那蛇去年来家里的，经常趁人不留神从那个缝隙下来，几个屋里来回巡视，比猫还管用呢。猫要人喂，爬不上墙，钻不了洞，有时出去几天不回家，偷奸耍滑的。蛇不用人伺候，还是老鼠的大克星，吃了老鼠等于为我们节约了粮食，老鼠能去的地方，都钻不住它。父亲亲眼见到构皮斑撵老鼠，是只大老鼠，毛色泛黄。蛇在一米开外潜行，慢慢接近，想来个突然袭击。老鼠嗅到了死亡的气息，耸着毛，先是哆嗦，再是奋力冲出，从堂屋奔进卧室，蛇也跟了进去。

## 枇杷

陈迅

1940年的春天，画家陈半丁画了幅《枇杷草虫》图。两只草虫，伴两枝枇杷，上面硕果累累。题识云：“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庚辰春，半丁老人陈年。”“陈年”“山阴道上人”“半丁老人”“辛苦中人”“庚辰年六十有五”五方印。其中的两句诗，出自白居易的《初夏鲜果第一枝》。枇杷，初夏鲜果，黄黄的颜色招人喜欢，尝一口，五月里特有的甜里带酸，回味无穷。

老鼠没处躲，又折转出来，蛇也追了出来，老鼠跑得快，蛇就滑得多快。老鼠已经吓破了胆，脚步渐渐滞重起来。蛇从容灵巧，最初的闪电战失败，它并不埋怨自己，玩持久战是它的长项呢。它知道，时间能决定一切，狡猾的老鼠笑不到最后的，它对自己的本事非常自信。

大哥回来了，反正蛇已安全，不担心被抓了，就给他讲了。大哥随意地说：这是家蛇呢，捕鼠高手，去年我还抓了几条，放在家里楼上，老鼠一下子不轻狂了。大哥的话让我悬着的心放下了，那年在家附近见到一条寒冷的黄颌

## “微友”不要成“危友”

红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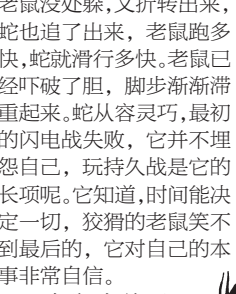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朋友的帮助下注册了微信号，建起了几个文学群，去年还设置了公众号“红孩散文说”。如果说，做了几十年纸媒的我，至今对纸媒仍情感不改初衷，那么，面对新的电子形式，我必须说，我接受，我喜欢。

一天，我爱人替我接电话，她无意浏览了我的微信圈，说你的微友得有好几千吧。我说，差不多吧。爱人说，这些人你都认识吗？我说，见过面的能有三分之一，其他人都是从各种渠道加我的。我做编辑几十年，又打理着一个学会，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作者要跟我联系。

人们习惯把通过微信联系的人叫做微友。微友，重点就在于那个“微”字。微，可以组成微小、微缩、微笑、微薄，放到电子通信上则可以组成微博、微信。微在这里，代表着时间、距离、有效、私密程度。就一条微信而言，文字可长可短，也可以用个表情代替。就重要性而言，一条有可能比一万条都重要。

想来，人们为什么喜欢微信，习惯于微信，关键在于便捷实用。如果微信只在两个人之间进行，那肯定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如果在朋友圈、微信群里进行，这就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因此，回微信、发微信、转微信就是个很有技巧尺度的问题。就一般而言，朋友之间，或者在微信群里发个笑话，传播点信息，发表一点对时事的看法，只要有基本道德、法律底线，本无可厚非。如果交朋友，硬性推销产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或者不管别人愿不愿意看，每天自恋发自己的照片、文字，或者是吃什么、穿什么，在哪里玩，见什么人，就有点讨人嫌了。

我以为，微信要真的做到有“微”有“信”——一定要注意，所谓“微”，不等同于没有距离，这个距离就是“礼”，礼即规矩。我们不是总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吗？在此，我要饶舌一句：微友贵在有礼，不能只讲利。利多了，就有失君子之风。斯时，微友便成了危友。



枇杷草虫 (设色纸本) 陈半丁 1940年作



十日谈 “微友”有礼 责编：杨晓晖

有了微信，读书少了，人际浮了。请看明日日本栏。